三峯先生佛氏雜辨
單

三峯先生佛氏雜辨序

予嘗患佛氏之說惑世之甚而爲之言曰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儒與佛之說不同矣自有曆象之後寒暑之往來日月之盈虧皆有其數用之千萬世而不差則天之所以爲天者定而佛氏須彌之說誣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所謂陰陽五行者有理有氣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故五行之理在人而爲五常之性其氣爲五臟此吾儒之說也醫者以五行診其臟脉之虛實而

知其病卜者以五行推其運氣之衰旺而知其命亦用之千萬世而皆驗則人之所以為人者定而佛氏四大之說妄矣原其始不知人之所以生則反其終安知人之所以死哉則輪迴之說亦不足信予持此論久矣今觀三峯先生佛氏雜辯二十篇其言輪迴及五行醫卜之辯最為明備其餘論辯亦極詳切而著明無復餘蘊矣先生自幼讀書明理慨然有行所學闢異端之志講論之際諄諄力辯學者翕然聽從嘗著心氣理三篇以明吾道

異端之偏正其有功於名敎大矣適逢
聖朝經綸王化以興一代之治所學之道雖未
盡行亦庶幾矣而先生之心猶憮然必欲堯
舜其君民至於異端尤以不能盡闢而悉去
之爲己憂戊寅夏告病數日又著是書示予
曰佛氏之害毁棄倫理必將至於率禽獸而
滅人類主名敎者所當爲敵而力攻者也吾
嘗謂得志而行必能闢之廓如也今蒙
聖知言聽計從志可謂得矣而尚不能闢之則
是終不得闢之矣憤不自已作爲是書以望

後人於無窮欲人之皆可曉也故其取比多
鄙瑣欲彼之不得肆也故其設詞多憤激然
觀於此則儒佛之辯瞭然可知縱不得行於
時猶可以傳於後吾死且晏矣予受而讀之
亹亹不倦乃嘆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佛法入中國其害甚於楊墨先儒往往雖辯
其非然未有能成書者也以唐韓子之才藉
湜輩從而請之猶不敢著書況其下乎今先
生既力辯以化當世又為書以垂後世憂道
之念既深遠矣人之惑佛莫甚於死生之說

先生自以闢佛爲死而安是欲使人祛其惑
也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孟子謂承三聖之統
先生亦繼孟子者也張子所謂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眞先生之謂矣予
實敬服而欲學爲故書嘗所言者以質正云
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旣望陽村權近序

三峯先生佛氏雜辯目録

三峯先生佛氏雜辯目録終

三峯先生佛氏雜辯

佛氏輪迴之辯

人物之生生而無窮乃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極有動靜而陰陽生陰陽有變合而五行具於是無極太極之真陰陽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已生者往而過未生者來而續其間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於是輪迴之說興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

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
聚之生則必知其後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
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
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
於冥漠之內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天地陰
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于天體魄
歸于地便是變了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
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爲變變則是魂魄相離
游散而變變非變化之變既是變則堅者腐存
者亡更無物也天地間如烘爐雖生物皆銷鑠

已盡安有已散者復合而已往者復來乎今且驗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間氣一出焉謂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則人之氣息亦生生不窮而往者過來者續之理可見也外而驗之於物凡草木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實一氣通貫當春夏時其氣滋至而華葉暢茂至秋冬其氣收斂而華葉衰落至明年春夏又復暢茂非已落之葉返本歸源而復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爨飲食者火𦰩而盡之濯衣服者日曝而乾之泯然無迹而井中之泉源源

而出無有窮盡非已沒之水返其故處而復生也且百穀之生也春而種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萬其利倍蓰是百穀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輪廻之說觀之凡有血氣者自有定數來來去去無復增損然則天地之造物反不如農夫之生利也且血氣之屬不爲人類則爲鳥獸魚鼈昆蟲其數有定此蕃則彼必耗矣此耗則彼必蕃矣不應一時俱蕃一時俱耗矣自今觀之當盛世人類蕃庶鳥獸魚鼈昆虫亦蕃庶當衰世人物耗損鳥獸魚鼈昆虫亦耗損是人與萬物

皆爲天地之氣所生故氣盛則一時蕃庶氣衰則一時耗損明矣予憤佛氏輪迴之說惑世尤甚幽而質諸天地之化明而驗諸人物之生得其說如此與我同志者幸共鑑焉

或問子引先儒之說解易之游魂爲變曰魂與魄相離魂氣歸於天體魄降于地是人死則魂魄各歸于天地非佛氏所謂人死精神不滅者耶曰古者四時之火皆取於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熱則生火猶魄中元有魂魄煖者爲魂故曰鑽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緣木而存猶魂魄合
而生火滅則烟氣升而歸于天灰燼降而歸
于地猶人死則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火
之烟氣卽人之魂氣火之灰燼卽人之體魄
且火氣滅矣烟氣灰燼不復合而爲火則人
死之後魂氣體魄亦不復合而爲物其理豈
不明甚也哉

佛氏因果之辯

或曰吾子辯佛氏輪廻之說至矣子言人物皆
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今夫人則有智愚賢不

肖貧富貴賤壽夭之不同物則有爲人所畜從
勞苦至死而不辭者有未免網羅釣弋之害大
小彊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賦一與何其
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釋氏所謂生時所
作善惡皆有報應者不其然乎且生時所作善
惡是之謂因他日報應是之謂果此其說不亦
有所據歟曰予於上論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
此則輪迴之說自辯矣輪迴之說辯則因果之
說不辯而自明矣然子既有問焉予敢不推本
而重言之夫所謂陰陽五行者交運迭行參差

不齊故其氣也有通塞偏正清濁厚薄高下長短之異爲而人物之生適當其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人與物之貴賤於此焉分又在於人得其清者智且賢得其濁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貧高者貴而下者賤長者壽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雖物亦然若麒麟龍鳳之爲靈虎狼蛇虺之爲毒椿桂芝蘭之爲瑞烏喙堇荼之爲苦是皆就於偏塞之中而又有善惡之不同然皆非有意而爲之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先儒曰天道無心而普萬物是

也今夫醫卜小數也卜者定人之禍福必推本於五行之衰旺至曰某人以木爲命當春而旺當秋而衰其象貌青而長其心慈而仁其人以金爲命吉於秋而凶於夏其象貌白而方其心剛而明曰水曰火莫不皆然而象貌之醜陋心識之愚慧亦皆本於五行禀賦之偏醫者疹人之疾病又必推本於五行之相感乃曰某之病寒乃腎水之證某之病温乃心火之證之類是也其命藥也以其性之温涼寒熱味之酸醎甘苦分屬陰陽五行而劑之無不符合此吾儒之

說以人物之生爲得於陰陽五行之氣者明有左驗無可疑矣信如佛氏之說則人之禍福疾病無與於陰陽五行而皆出於因果之報應何無一人捨吾儒所謂陰陽五行而以佛氏所說因果報應定人禍福膾人疾病歟其說荒唐謬誤無足取信如此乎尚惑其說歟

今以至切而易見者比之酒之爲物也麴蘖之多寡醞釀之生熟日時之寒熱久近適相當則其味爲甚旨若蘖多則味甘麴多則味苦水多則味淡水與麴蘖適相當而醞釀之

生熟日時之寒熱久近相違而不相合則酒
之味有變焉而隨其味之厚薄其用亦有上
下之異若其糟粕則委之汚下之地或有踐
踏之者矣然則酒之或旨或不旨或上或下
或用或棄者此固適然而爲之耳亦有所作
因果之報應歟此喩雖淺近鄙俚亦可謂明
且盡矣所謂陰陽五行之氣相推迭運參差
不齊而人物之萬變生焉其理亦猶是也○
聖人設敎使學者變化氣質至於聖賢治國者轉衰亡而進治安此聖
人所以回陰陽之氣以致參贊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說宜無行於其間
氣

佛氏心性之辨

心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虛靈不昧以主於一身者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純粹至善以具於一心者也蓋心有知有為性無知無為故曰心能盡性性不能知檢其心又曰心統性情又曰心者神明之舍性則其所具之理觀此心性之辨可知矣彼佛氏以心為性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迷之則心悟之則性又曰心性之異名猶眼目之殊稱至楞嚴曰圓妙明心明妙圓性以明與圓分而言之普照曰心外無佛性

外無法人以佛與法分而言之似略有所見矣
然皆得於想象髣髴之中而無豁然眞實之見
其說多爲遊辭而無一定之論其情可得矣吾
儒之說曰盡心知性此本心以窮理也佛氏之
說曰觀心見性心卽性也是別以一心見此一
心心安有二乎哉彼亦自知其說之窮從而遁
之曰以心觀心如以口齕口當以不觀觀之此
何等語歟且吾儒曰方寸之間虛靈不昧具衆
理應萬事其曰虛靈不昧者心也具衆理者性
也應萬事者情也惟其此心具衆理故於事物

之來應之無不各得其當所以處事物之當否而事物皆聽命於我也此吾儒之學內自身心外而至於事物自源徂流一以通貫如源頭之水流於萬派無非水也如持有星之衡稱量天下之物其物之輕重與權衡之銖兩相稱此所謂元不曾間斷者也佛氏曰空寂靈知隨緣不變無所謂理者具於其中故於事物之來滯者欲絶而去之達者欲隨而順之其絶而去之者固已非矣隨而順之者亦非也其言曰隨緣放曠任性逍遙聽其物之自爲而已無復制其是

非而有以處之也是其心如天上之月其應也如千江之影月眞而影妄其間未嘗連續如持無星之衡稱量天下之物其輕重低昂惟物是順而我無以進退稱量之也故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間斷吾儒連續學者所當明辯也

佛氏作用是性之辯

愚按佛氏之說以作用爲性龐居士曰運水槃柴無非妙用是也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理也作用者人所得於天以生之氣也氣之聚

聚者爲形質爲神氣若心之精爽耳目之聰明手之執足之奔凡所以知覺運動者皆氣也故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人既有是形氣則是理具於形氣之中在心爲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頭容爲直在目容爲端在口容爲止之類凡所以爲當然之則而不可易者是理也劉康公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其曰天地之中者即理之謂也其曰威儀之則者即理之發於作用者也朱子亦曰若以作用爲性則人

胡亂執刀殺人敢道性歟且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佛氏自以爲高妙無上而反以形而下者爲說可笑也已學者須將吾儒所謂威儀之則與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內以體之於身心外以驗之於事物則自當有所得矣

佛氏心迹之辯

心者主乎一身之中而迹者心之發於應事接物之上者也故曰有是心必有是迹不可判而爲二也蓋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渾然具於此心之中其於事物之來不一其變而此心之

理隨感而應各有攸當而不可亂也人見孺子匍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其心有仁之性故其見孺子也發於外者便惻然心與迹豈有二乎曰羞惡曰辭讓曰是非莫不皆然次而及於身之所接見父則思孝爲見子則思慈爲至於事君以忠使臣以禮交友以信是孰使之然耶以其心有仁義禮智之性故發於外者亦如此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彼之學取其心不取其迹乃曰文殊大聖遊諸酒肆迹雖非而心則是也他如此類者甚多非心迹之判

辨程子曰佛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敎所以隘也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也王通儒者也亦曰心迹判矣蓋惑於佛氏之說而不知者也故幷論之

佛氏昧於道器之辯

道則理也形而上者也器則物也形而下者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即身心而有身心之道近而即於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遠而即於天地萬物莫不各有其道
爲人在天地之間不能一日離物而獨立是以
凡吾所以處事接物者亦當各盡其道而不可
或有所差謬也此吾儒之學所以自心而身而
人而物各盡其性而無不通也蓋道雖不雜於
器亦不離於器者也彼佛氏於道雖無所得以
其用心積力之久髣髴若有見處然如管窺天
一向直上去不能四通八達其所見必陷於一
偏見其道不雜於器者則以道與器歧而二之
乃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必欲擺脫群有落於空寂見其道不離於
器者則以器爲道乃曰善惡皆心萬法唯識隨
順一切任用無爲猖狂放恣無所不爲此禪子
所謂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者也
然其所謂道者指心而言乃反落於形而下者
之器而不自知也惜哉

佛氏毁棄人倫之辨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
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

亦無所爲而非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其分於道遠矣又曰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先生之辯盡矣

佛氏慈悲之辯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即所謂仁也佛雖夷狄亦人之類耳安得獨無此心哉吾儒所謂惻隱佛氏所謂慈悲皆仁之用也其立言雖同而其所施之方則大相遠矣盖親與我同氣者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同生者也故仁心之

所施自親而人而物如水之流盈於第一坎而
後達於第二第三之坎其本深故其及者遠舉
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仁愛之中故曰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儒者之道所以為一為實
為連續也佛氏則不然其於物也毒如豺虎微
如蚊虻尚欲以其身餧之而不辭其於人也越
人有飢者思欲推食而食之秦人有寒者思欲
推衣而衣之所謂布施者也若夫至親如父子
至敬如君臣必欲絕而去之果何意歟且人之
所以自重慎者以有父母妻子為之顧藉也佛

氏以人倫為假合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恩義衰薄視至親如路人視至敬如弁髦其本源先失故其反於人物者如木之無根水之無源易致枯渴卒無利人濟物之効而揮劒斬虵略無愛惜地獄之說極其慘酷反為少恩之人向之所謂慈悲者果安在哉然而此心之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故雖昏蔽之極一見父母則孝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亦反而求之而乃曰多生習氣未盡除故愛根尚在執迷不悟莫此為甚佛氏之教所以無義無理而名教所不容者此

佛氏眞假之辨

佛氏以心性爲眞常以天地萬物爲假合其言曰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及第二月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立佛氏之言其害多端然滅絶倫理略無忌憚者此其病根也不得不砭而藥之也蓋未有天地萬物之前畢竟先有太極而天地萬物之理已渾然具於其中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千變萬化皆從此

出如水之有源萬派流注如木之有根枝葉暢茂此非人智力之所得而為也亦非人智力之所得而遏也然此固有難與初學言者以其衆人所易見者而言之自佛氏殁至今數千餘年天之昆侖於上者若是其確然也地之磅礴於下者若是其隤然也人物之生於其間者若是其璨然也日月寒暑之往来若是其秩然也是以天體至大而其周圍運轉之度日月星辰逆順疾徐之行雖當風雨晦明之夕而不能外於八尺之璣數寸之衡歲年之積至於百千萬億

之多而二十四氣之平分與夫朔虛氣盈餘分
之積至於毫釐絲忽之微而亦不能外於乘除
之兩策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也是亦孰使
之然歟必有實理爲之主張也且假者可暫於
一時而不可久於千萬世幻者可欺於一人而
不可信於千萬人而以天地之常久萬物之常
生謂之假且幻抑何說歟豈佛氏無窮理之學
求其說而不得歟抑其心隘天地之大萬物之
衆不得容於其中歟豈樂夫持守之約而厭夫

窮理之煩酬酢萬變之旁歟張子曰明不能盡誣天地日月以爲幻妄則佛氏受病之處必有所自矣要之其所見蔽故其所言詖如此嗚呼惜哉予豈譊譊而多言者歟予所言之而不已者正惟彼心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之衰廢爲可憂而已耳

佛氏地獄之辯

先儒辯佛氏地獄之說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

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歟此其無有而未足信也明矣或曰釋氏地獄之說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耳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昔有僧問予曰若無地獄人何畏而不為惡乎予曰君子之好善惡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由中而出無所為而為之一有惡名至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豈待

地獄之説然後不爲惡乎其僧默然於此并書之俾世之惑於其説者知所辯焉

佛氏禍福之辯

天道福善而禍淫人道賞善而罰惡蓋由人操心有邪正行已有是非而禍福各以其類應之詩曰求福不回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蓋君子之於禍福正吾心而已脩吾已而已福不必求而自至禍不必避而自遠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禍爲有自外而至者順而受之而已如寒暑之過於前而吾無所與也彼

佛氏則不論人之邪正是非乃曰歸吾佛者禍可免而福可得是雖犯十惡大憝者歸佛則免之雖有道之士不歸佛則不免也假使其說不虛皆出於私心而非公道也在所懲之也況自佛說興至今數千餘年其間事佛甚篤如梁武唐憲者皆不得免焉韓退之所謂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此其說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佛氏乞食之辯

食之於人大矣哉不可一日而無食亦不可一日而苟食無食則害性命苟食則害義理洪範

八政食貨爲先重民五教惟食居首子貢問政則夫子以足食告之此古之聖人知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食故皆汲汲於斯教以稼穡制以貢賦軍國有須祭祀賓客有給鰥寡老幼有養而無匱之飢餓之嘆聖人之慮民遠矣上而天子公卿大夫治民而食下而農工商賈勤力而食中而爲士者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食此古之聖人知其不可一日而無食故自上達下各有其職以受天養其所以防民者至矣不居此列者奸民也王法所必誅

而不救者也金剛經曰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夫釋迦牟尼者以男女居室爲不義出人倫之外去稼穡之事絶生生之本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其道是天下無人也果有可乞之人乎是天下無食也果有可乞之食乎釋迦牟尼者西域王之子也以父之位爲不義而不居非治民者也以男耕女織爲不義而去之何勤力之有無父子君臣夫婦則又非守先王之道者也此人雖一日食一粒皆苟食也信如其道誠不食如蚯蚓然後

可也何爲乞而食乎且食在自力則爲不義而
在乞則爲義乎佛氏之言無義無理開卷便見
故於此論而辯之
佛氏其初不過乞食而食之耳君子尙且以
義責之無小容焉今也華堂重屋豐衣厚食
安坐而享之如王者之奉廣置田園臧獲文
簿雲委過於公卷奔走供給峻於公務其道
所謂斷煩惱出世間淸淨寡欲者顧安在哉
不惟坐費衣食而已假托好事種種供養饌
食狼藉壞裂綵帛莊嚴幢幡蓋平民十家之

産一朝而費之噫廢親義理既為人倫之蟊
賊而暴殄天物實乃天地之巨蠹也張子曰
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蔽非獨立
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噫先正之所以深
致嘆息者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佛氏禪教之辯

佛氏之說其初不過論因緣果報以誑誘愚民
耳雖以虛無為宗廢棄人事尚有為善得福為
惡得禍之說使人有所懲勸持身戒律不至於放

肆故人倫雖毁義理未盡喪了至達摩入中國
自知其說賤陋不足以惑高明之士於是曰不
立文字言語道斷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說一
出捷徑便開其徒轉相論述或曰善亦是心不
可將心修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斷心善惡懲
勸之道絶矣或曰及淫怒處皆是梵行戒律持
身之道失矣自以為不落窩臼解縛去械傲然
出於禮法之外放肆自恣汲汲如狂無復人理
所謂義理者至此都喪也朱文公憂之曰西方
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頋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
爭趍蹈空不踐實蹟彼荊蓁塗誰式繼三聖爲
我焚其書甚哉其憂之之深也予亦爲之憮然
三嘆

儒釋同異之辯

先儒謂儒釋之道句句同而事事異今且因是
而推廣之此曰虛彼亦曰虛此曰寂彼亦曰寂
然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
感彼之寂寂而滅此曰知行彼曰悟修此之知
知萬物之理具於吾心也彼之悟悟此心本空

無一物也此之行循萬物之理而行之無所違失也彼之修絕去萬物而不爲吾心之累也此曰心具衆理彼曰心生萬法所謂具衆理者心中原有此理方其靜也至寂而此理之體具焉及其動也感通而此理之用行焉其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所謂生萬法者心中本無此法對外境而後法生焉方其靜也此心無有所住及其動也隨所遇之境而生其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曰心生則一切法生心滅則一切法滅是也此以理爲固有彼以法爲

緣起何其語之同而事之異如是耶此則曰酬酢萬變彼則曰隨順一切其言似乎同矣然所謂酬酢萬變者其於事物之來此心應之各因其當然之則制而處之使之不失其宜也如有子於此使之必爲孝而不爲賊有臣於此使之必爲忠而不爲亂至於物牛則使之耕而不爲牴觸馬則使之載而不爲踶齧虎狼則使之設檻置阱而不至於咬人盖亦各因其所固有之理而處之也若釋氏所謂隨順一切者凡爲人之子孝者自孝賊者自賊爲人之臣忠者自忠

亂者自亂牛馬之耕且載者自耕且載抵觸蹄
齕自抵觸蹄齕聽其亚自爲而已吾無容心於
其間佛氏之學如此自以爲使物而不爲物所
使若付一錢則便沒乃何他此其事非異乎然
則天之所以生此人爲靈於萬物付以財成輔
相之職者果安在哉其說反復頭緖雖多要之此
見得心與理爲一彼見得心與理爲二彼見得
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故
曰吾儒一釋氏二吾儒連續釋氏間斷然心一
也安有彼此之同異乎盖人之所見有正不正

之珠耳四大身中誰是主六根塵裏孰爲精
黑漫漫地開眸看終日聞聲不見形此釋氏之
體驗心處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
際特達見本根此吾儒之體驗心處且道心但
無形而有聲乎抑有此理存於心爲酬酢之本
根歟學者當日用之間就此心發見處體究之
彼此之同異得失自可見矣請以朱子之説中
言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虚靈足以管乎
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
外乎人之一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論也然

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
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
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敎使人默識
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
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
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
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
通焉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
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

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絶之論務使学
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
是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学詖淫邪遁之
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学其
亦誤矣朱子之言反復論辯親切著明學者於
此潛心而自得之可也

佛法入中國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天竺得
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
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作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以至爲佛善爲
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
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
人獨楚王英冣先好之
眞西山曰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
所得者佛経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
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
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
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
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

佛圖澄苻堅之於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
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
寺修齊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
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事佛得禍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群臣以錢
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僧衆默然上還内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
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

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無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叛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待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培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屠將成値侯景亂而止及陷臺城因上於同泰寺上

口燥乾求蜜於寺僧不得竟以餓死
眞西山曰魏晉以來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盛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以蔬茹麪食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臣下雖謀叛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不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盖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使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

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
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
不可求也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
侫佛而卒召危亡之厄則貪侫之無補又明
矣且其捨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
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弊屣褰裳
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而帝也旣以萬乘
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
慈孝如太子綂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
如此又豈直能捨著乎釋服入道旣可徹浮

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
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
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能鳥獸比而連
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
舉數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小恤是名雖小仁
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維綱與常常
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
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
宗祊若綸若繹或捴權師或鎮上游當君父
在亂不聞有洒血援袂之意方且弟兄相仇

叔姪攴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不離以方外之敎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頤安有是哉

舍天道而談佛果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經老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

臣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
而出之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槁之骨
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禍本
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群等言愈雖狂
發於忠懇宜寛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眞西山曰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
田利益之事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
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
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旣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擧曾未朞年而其効乃爾福報果安在耶臣故幷著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闢異端之辯

堯舜之誅四凶以其巧言令色方命圮族也禹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盖巧言令色喪人之心方命圮族敗人之事聖人所以去之而莫之容也湯武之征桀紂也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一則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均天命天討非已

之所得而辭也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害
之一字讀之令人凜然孟子之好辯所以距楊
墨也楊墨之道不距聖人之道不行故孟子以
闢楊墨為己任其言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
之徒也其望助於人者至矣墨氏兼愛疑於仁
楊氏為我疑於義其害至於無父無君此孟子
所以闢之之力也若佛氏則其言高妙出入性
命道德之中其惑人之甚又非楊墨之比也朱
氏曰佛氏之言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此之謂也
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闢異端為己任

者非欲上繼六聖一賢之心也懼世之人惑於其說而淪胥以陷人之道至於滅矣嗚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邪說横流壞人心術人人得而闢之不必聖賢此予之所以望於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

道傳暇日著佛氏雜辯十五篇前代事實四篇既成客讀之曰子辯佛氏輪廻之說乃引物之生生者以明之其說似矣然佛氏之言有曰凡物之無情者從法界性來凡有情者從如來藏來故曰凡有血氣者同一知覺凡

有知覺者同一佛性今子不論物之無情與有情比而同之無乃徒費辭氣而未免穿錯附會之病歟曰噫此正孟子所謂二本故也且是氣之在天地間本一而已矣有動靜而陰陽分有變合而五行具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蓋於動靜變合之間而其流行者有通塞偏正之殊得其通而正者爲人得其偏而塞者爲物又就偏塞之中而得其稍通者爲禽獸全無通者爲草木此乃物之有情無情所以分也周子曰動而無動

情而無情神也以其氣無所不通故曰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以其囿於形氣而不能相通故曰物蓋動而無靜者有情之謂也靜而無動者無情之謂也是亦物之有情無情皆生於是氣之中胡可謂之二哉且人之一身如魂魄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之屬有知覺運動毛髮爪齒之屬無知覺運動然則一身之中亦有從有情底父母來者從無情底父母來者有二父母耶客曰子之言是也然諸辯之說出入性命道德之妙陰陽造化之

徵固有非初學之士所能識者況下民之愚
庸乎吾恐子之說雖精徒得好辯之譏而於
彼此之學俱無損益且佛氏之說雖曰無稽
而世俗耳目習熟恐不可以空言破之也況
其所謂放光之瑞舍利分身之異往往有之
此世俗所以歎異而信服之者子尚有說以
攻之也曰所謂輪廻等辯予已悉論之矣雖
其蔽之深也不能遽曉然一二好學之士因
吾說而反求之庶乎有以得之矣玆不復贅
爲至於放光舍利之事豈無其說乎且心者

氣之冣精冣靈的被佛氏之徒不論念之善惡邪正削了一重又削了一重一向收斂盖心本是光明物事而專精如此積於中而發於外亦理勢之當然也佛之放光何足怪哉且天之生此心者以其至靈至明主於一身之中以妙衆理而宰萬物非徒爲長物而無所用也如天之生火本以利人而今有人爲理火於灰中寒者不得熱飢者不得爨則雖有光焰發於灰上竟何益哉佛之放光吾所不取者此也柳火之爲物用之新新乃能常存

而不滅若埋之灰中不時時發視之始雖熾
然終則必至於灰燼消滅亦猶人之此心常
存憂勤惕慮之念乃能不死而義理生焉若
一味收斂在裏則雖曰惺惺着必至枯槁寂
滅而後已則其所以光明者乃所以爲昏昧
也此又不可不知也至於像設亦有放光者
蓋腐草朽木尚有夜光獨於此何疑哉若夫
人之有舍利猶蚍蜉蜂蛤之有珠其間所謂
善知識者亦有無舍利者是則蚍蜉蜂蛤而
無珠之類也世傳人藏蜂蛤之珠不穿不蒸

者久而叢之添得許多枚是生意所存自然滋息理也舍利之分身亦猶是耳若曰有佛至靈感人之誠分舍利云耳則釋氏之徒藏其師毛髮齒骨者多矣何不精勤乞請以分其物而獨於舍利言分身哉是非物性而何也或曰舍利此言堅固雖以鐵搥擊之不能破是其靈也然得羚羊角則一擊碎爲微塵舍利何靈於鐵而不靈於角也是固物性之使然無足怪者也今或以兩木相攢或以鐵石相敲而火出然此尚待人力之所爲也以

火精之珠向日而炷艾則薰然而烟生熇然而火出固非人力之所爲其初不過熒熒之微而其終也赫赫然炎崑崙而焚玉石何其神矣哉是亦非其性之使然而有一靈物寓於冥漠之中感人之誠而使之至此歟且火之益於人者抑大矣爨飲食則堅者柔烘坑堗則寒者熱湯藥物則生者熟飢可以飽病可以愈以至鎔鐵作耒作斧作釜鼎以利民用作刀槍劒戟以威軍用火之生也其神如彼火之用也其利如此子皆莫之重焉彼含

利者當実而不得以為衣當飢而不得以為食戰者不足以為兵罷病者不足以為湯藥使佛有靈一祈而分數千枝尚以為無益而廢人事舉以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況復敬奉而歸依嘆噫世之人厭常而喜恠棄實利而崇虛法如此可勝嘆哉客不覺下拜曰今聞夫子之言始知儒者之言為正而佛氏之說為非也子之言楊雄不如也於是并書卷末以備一說焉

三峯先生所著經國典心氣理及詩若文皆行于世
獨此佛氏雜辨一書先生所以闢先聖詔後人平生精
力所在而湮沒不傳識者恨之歲戊午予以生員在
成均館吾同年韓奕先生之族孫也得此書於家藏
亂帙之中持以示予觀其文辭豪逸辨論纖悉發揮
性情攘斥虛誕真聖門之藩籬而六經之羽翼也予
愛而寶之藏之久矣今守襄陽適時無事於公暇校正
謬誤三十餘字命工刊梓以廣其傳幸有志於吾道者
因是書而闢其邪惑於異端者因是書而釋其惑矣則
先生爲書傳後之志庶幾遂而吾道亦且有所賴矣是

書之幸存而不泯豈不為吾道之大幸哉景泰七年午

月仲旬金羅尹起畎敬跋

監刻成均生員徐潽

進仕郎醴泉儒學敎導李湜

奉列大夫行知醴泉郡事兼勸農防禦使安東道左翼兵馬團練副使尹起畎

宮柳青〻花亂飛
滿城冠蓋